

律

歇菴集卷之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夷齡

訂

商濟

陶祖齡

閱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興
尤視守若令能否明興膠序徧郡國秩祀嚴備文
教蔚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簠
簋殫闕春秋奠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

之典學徒挑達散處舍宇皆圯敗無資於公以聚
之滋用刳弊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舉隆救敗飭
與弗飭亦恒視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
年綱目畢張尤先於造士月朔旦拜謁文廟肅瞻
棟宇歎其故敗謀新焉數月訖工階危圭厲丹堊
既煥曰器弗庀不可祭也遂謀更壞者補所未具
既具矣曰無公田以養於是籍皐者產於學凡爲
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至也屬當賓興士謀
曰會稽與山陰俱郡輔邑士之材美無讓焉而試

者額顧縮不可於是自主者增二人著爲例凡鉅
至廟堂纖至什物遠者廩士之田升士之額前二
百年所未備後垂無窮皆自侯振修之嘉惠邑人
上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某訓導某某偕弟
子數十輩以文屬望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之
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洎宋而追崇之禮
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
衮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
哉漢時諸老先生傳言駕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

于濂洛關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胤其統不
亦久而彌章哉雖然吾猶將援禮方道而言今代
之尤盛也夫像設以肖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肖
與尊之何如也像者土木而豈其人哉爵以王貴
矣而議者猶嘒嘒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
加也我 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
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
乎如有覩焉夫子者魯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
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質也故其尊出乎帝王之

上而不可加蓋無肖之而真遇無爵之而尊全矣
往古之事孔子未有善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吾
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知
之可者可之而夫子固曰吾無知吾無不可然
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也辟之
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喻其大而祇卑
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而
一剗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是
學者稍稍有闕見而夫子之道昭融朗耀易簡而

彌高往古之學孔子亦未有善於是者也先生之
教始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也
甚於其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說當易
行孔子之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達
尤西士之賢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也
夫學校者將使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將
與邑子共承之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阨庫隘厥制大

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汧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
爲新學據向高塏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
然剏革之始取大規或闕疎有弗遑矣歲旣久殿
廡講舍漸阨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
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
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黌序念前績未竟以虞
其墜親蒞視之而卽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甃丹牖
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闕有絕無易其舊而煥若
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

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壁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闕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管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鱗

次中國而吳逖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厯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子游氏鯁冠秣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易嫻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管僻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邑意者斯道弗廢流習失真以爲二三子懼若文

采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操縵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

質追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趨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亾質焉已也禮壞樂頽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謂後世質遜于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旣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

寄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
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
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
吳之先既僻遠無以與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
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涵其流而日決決焉而又
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
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
貴爲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異日歸老里塾
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謠俗之盛美
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成安縣新修儒學記

成安踵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
密疎之制或弗中倫成化訖隆慶繕除之役間舉
仍訛因陋未嘗曠然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墍漶
滅棖題覆撓敗垣半立帷幕筵几疊洗登豆之屬
敝壞逋亾咸弗中度肖芹劉君令茲邑修謁庭廡
下循覽歎息思剗革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
本爰謀博士生徒暨鄉先生僉曰幸甚雖然公財

殫闕無以贍事明府仁恕縱舍金矢靡輸因改大
役義不以獨煩公家請分植具貲於是蔡參知某
任東廡蔡明府某任啓聖祠鄉進士吳君維東國
子生吳君維寧任鄉賢祠餘乃屬令令捐金穀鳩
工力以先之昨士響應萬曆三十年春二月告役
於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是啓聖祠在廟門東南
隅不稱尊親推報之義而名宦鄉賢二祠夷於門
屏猥褻尤甚僉議更徙文廟後故有訓導宅於是
改祠啓聖遷名宦鄉賢祠於廟門左右序而以故

啓聖祠祠文昌名義順成灌獻以序幣幕新觀什
器完好諸生安從善又以私財市銅鑄酒罍簠簋
爲屬四百十有六於是衿佩之士瞻厥廟貌樂其
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予惟成安古者晉乾侯
地夫子作春秋詳其事於齊晉齊晉者諸侯之長
聖人所欲托以行道者也竊怪當時車轍所適衛
齊鄭宋陳蔡荆楚之郊屢矣晉大而邇魯未嘗一
至蓋臨河而返洋洋乎有餘思焉豈其國大俗龐
上權譎師武臣未可告語耶然仲尼旣沒子夏居

西河其人尊事之疑於夫子而子貢之徒段干木
田子方皆以其道爲諸侯師流風籍甚道術光顯
未有盛於茲者則嚴師重道彬彬顧化之美宐莫
三晉若然後知聖人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虞竟
邑魯寓公居焉意其時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
之道稔於耳目宐必有聞而興起尤異於他邑者
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居若斯之近徒以伯
國餘俗習尚譌謬間嘗竊聞餘風而無以一辱其
車轍雖或得之於沒世而失之於當身土壤之所

役屬疆域之所附麗宐亦有幸不幸焉明興而成
安列於畿輔地官卿敬敷之典大司樂咸韶之教
朝布夕施蓋孔子之道大明於昭代而成安與
於首善士生於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前令
桂文襄公以言禮親幸驟都顯要方是時正封號
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師之制悉洗前陋歸於至
當文襄宐有助焉然區區一鄉之校顧有未遑而
以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於四方憲於百
世近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崇殺之等有

學耆集 卷之八 九一 不待補
功於學官成安之多賢令信矣哉

重修勳賢祠碑記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
事道道則事妨道於是去有就有伸有絀賓實
擯虛交瘡而迭勝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
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卽其
物物卽其照萬機竝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
故實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
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巳中也仁也心之

徽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
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標之曰良知良知者心
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
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堯舜之
所以君伊傅且奭之所以臣宰相與講明之授時
敷治陳訓矢誥其義也明廷位著其講肆也荃宰
長貳其人也周衰教失而道事始裂夫子傷之故
曰與吾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
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言道之卽事也後世

豪傑之士驚於功利不復聞道而一二言道者率剖同析異不能疏觀於會通蓋世運闢而後真儒興於是先生躬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獲本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道以不學不慮爲宗故千變萬容而常虛以格物爲用故寥焉無一事而常實明此之謂道德抒此之謂詞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謂事業其施於用也逢比讓節左史讓文管葛讓政穰苴讓算而其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匡朝定至勞濟甚險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

選發鈴呼吸而皆著明深切之教也所明卽所行所言卽所用於是儒者闕疎無用之誦與理學家虛靜閒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先生業以身示之足以破羣說關衆喙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昭然合爲一轍愚嘗論古今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韋布渙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先生之教旣大行海內其聚徒築舍以講明其學者徧於江之西南武林天真精舍則其生平游而樂之旣沒門弟子

相與追祀者也萬曆己卯當事者不悅學例毀天下書院天真在毀中後六歲甲申詔還所在書院宜復者浙撫臣萬安蕭公廩以天真請朝論韙之更精舍曰祠 賜今額於是廢垣復磬撤材復棟原田悉還俎豆如禮而先生之道彌用光耀當柄臣用事其初指欲以絀游談崇實事而其弊至師用申商翦棄道德蓋學之不講教之不明道道而事事惑其兩岐而迷其本一也 天子曠然改轍

宣霈德音錫號勳賢兼總德業炳然明示萬世以

事理無二之學於是先生卓偉之烈精微之旨昭

揭兩言而

朝廷報功崇德彰教淑人之典亦並

行而不悖於戲盛矣祠復亡何墉瓦穿敗丹堊剝蝕積且頽圯侍御史盱江左公先生私淑弟子也丙午來視齋兩浙顧瞻廟貌如痼在躬會清江聶君令錢塘亦夙聞微言竝肩廢緒同德協力相與謀飭新之以丁未某月鳩匠事某月竣工漉漫陵夷咸就完朗凡用齋院羨餒若干兩視事董成皆聶君之以精舍中故有先生集版多散軼君悉購

諸民間補其殘缺遂爲全書先是祠前八卦田之中有亭曰太極燬於火至是復建凡侍御公經畫所未逮聶君咸用貲力究成厥功以還舊物蓋王薛歐鄒厥蹟始肇繼而興復葺新其人皆江右之產也先生功業教化於斯獨盛抑何豫章之多君子乎書曰若作室底法乃弗肯構事艱於創逸於因率類是也先生出百死倡絕學而學者弗尊弗行口蹈意涉俾師說弗廢學舍足處土足贍而鼓篋之堂鞠爲茂艸以忘肇造中興者之勞田穀充決數歲所積足以飾棖桷除宮庭而有司置不坐待頽壞數者皆吾儕後來者之恥也詩曰吁嗟乎不承權輿尚念權輿哉

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胥職簿領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爲農工胥商者也性者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不知耕工不知器胥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失職失職則無以爲農工胥商魁然命爲人而不

知性何狀此亦失人職矣羣職墜一則一事曠人
職失則人曠古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
之黽黽亟亟若甚饑祁寒之不可解凡以修人職
而憂其曠耳吾無遠引維我陽明先生天授超穎
平生所建立立尺節寸膏分句數輩皆足憑睨而介
立榮名而潤身而先生視若秋雲絢空不足有也
自登朝涖官至窮愁竄逐之鄉鋒馳刃接之地巖
居林臥之時靡不集儔侶正衣冠徵詰講明於此
學雖處羣姍涉至險而不變不疑蓋明此之謂人
悖則禽迷則鬼矣人曠而入於鬼與禽此至痛也
至哀也先生憂之故拳拳思與天下共舉其人職
無使曠佚而標指二字以立判乎人禽鬼之關所
謂良知者是也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
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
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
聞泯觀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
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遣矣良知者所以爲人
而遠禽與鬼之路也誠舉人職則先生之學不可

一日而不明其功亦不容一日而泯道衰教湮良知爲鈴說末俗侮聖耳敦心訾反指爲浮浪之談迂緩不切之務詞章聲利汨汨滔滔終身於霧霧醉眠之境而猶自居爲實修庸履嘻其亦惑矣先生祠堂肇建于嘉靖十六年時御史周公汝員實成之有司以歲時庀俎豆門人自汝中先生以降嘗率其鄉人講會於中歲旣久像設榱桷丹青弗嚴階城陵夷垣圯庭穢御史皖魯岳方公以齟使者省方會稽祇謁祠下爰檄山陰令余君以贖金

若干兩鳩工飭新之再閱旬夷者圭敗者堅黯者煥登先生堂爲之改觀易慮若懦起仆植而暗破也方公尊人談道江淮之間蔚爲儒宗人稱本菴先生公紹明庭聞超然自得於良知之傳獨契微奧嘉與越人士修舉絕學作新之旨寓諸廟貌工甫竣會巡撫都御史贛紫亭甘公視師海上道越乃用牲於祠大鳩其郡縉紳文學之士登壇講道爲言良知在日用非闊迂虛遠之謂聞者灑然蓋祠之興七十餘禩而二公始以憲節之重式臨之

褒崇闡繹相賁于一時甚盛事也山陰令過予請
鏤文牲石以紀其盛予維古者仕而歸則教於其
里沒以配社謂之瞽宗是學校之始也孔子孟氏
之道足以師天下萬世故秩祀徧於郡國然鄒魯
之鄉彬彬如也學士大夫咸宗之先生於越所稱
鄉先生其祠蓋古者瞽宗之義而越于天下所謂
鄒魯也地近勢親守其道爲甚易其士之賢不肖
學之明晦足以繫四方觀視其責甚重且艱夫不
圖其所艱而屑越於所易誕嫚無信浮談不衷以
負其上之人所以章教厲俗之意此易所謂匪人
溺其職而弗舉者也意者予亦未免與噫可懼也
哉可懼也哉

敕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妙
旨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於他化至理絕
詣則稜伽寄談於靈嶠繇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
至博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遮那普周
之理倫焉奔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

踰於潮故圓通大士返聞之機冥焉然則白華淨
國見居梅子之岑海岸琳宮對峙寶陀之刹可謂
義偕名適理與象融者已 敕賜護國鎮海禪寺
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海潮菴也天門右關
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娑竭之營窟金沙千步
前屬瑠璣之階道萬曆辛巳有楚真融法師者字
大智來自瑩華肅禮菩薩遂卓廬於光熹峯下把
茅麤營海月照頂一菽纔飽山鬼嘯梁法師嚴淨
尸羅精勤禪誦喬嶽挺其孤志冰霜凜其雅操結

跏而斥鷃巢棘持名而化佛迸齒蘭馨谷中鍾徹
宮表居及朞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黑白之英
秀航金輦粟徧東南之輸灌遂以明年仲春始劬
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專規摹宏朗百礎嗣
作雖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 內庭賚出

中帑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
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導以寶
旛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 遣御用監太監張

貴齋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
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藻旣頒

天榜交煥於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於兜
率亦猶東西兩林之寺角立於匡阜也聖齡嘗緣
母疾皈禮名山瞻化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
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覲茲
鮮矣而咨問碑板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蹇陋
已而 嘉名肇賜 聖澤申重虞廷卿雲光華於
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蟲微爝衣被聲光

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羣漚山沒滔滔大
壑何異壘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
自物保此一微擯攘溟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竝
哀衆藥競走羣師積藥隨宐諸方異說選擇圓根
如鍼蹈穴色香匪徧觸味合知意根法法五用不
齊十鼓遙闡千垣冥度幻泡消空海天得路塵消
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橫開頂門眼聽還親耳
觀元徹現法界身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

身者集 卷之八
菩薩住處鼇苑蛟宮衆生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
法潮音澎湃朽宅嬉遨醜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
生善鐵蓮離淤縞衣去涅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
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蹟現殊方又觀如來
與人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良哉大士慈悲自
在眇劣衆中盪之雲海颺馳山擊銀濤浩然竹林
栴樹邈矣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海岸次憭禪
棲兀嶽英英智師厥產荆潭鴈門峨嶺踰海南叅
萬善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
屆蓁茆旋刪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駁娑天宮
忉利渠渠廣庭告成彈指道風遠暨聲聞于天金
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露門
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靡匱血氣之倫施以
無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來歸
菩薩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依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管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
綿涼簟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宐適根莖而已正法

東嬪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竝而爲三然軌轍同歸君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峯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久生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跡之塗而言跡具焉大智初規則律該圭峯詮經則教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蓮邦默標心土持名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閩莫不因宐而建之遇變而通之

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密還心源此與兒嬉藝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薄禪學衰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謹於衆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教亦掃地盡澶漫流洩無甚茲時者昏衢積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願挺生於冠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雜染登具荷包容

叩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
西塢宋伏虎遺刹在焉礎石就泐餘堵纔存而師
蒙露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茆舍繩牀
瓦鉢獨寤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
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昨庶順風爭趨輸
材赴工如水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
禪院門殿不設庖湏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
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革僞
正訛貴繩檢黜戲論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謂綱

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淄門崇行之錄覆護
羣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
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
義頓超直指尅證靡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
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
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
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已疾如意雨寶總
羣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行淨爲
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

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樂
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繭足飯禮延頸嚮
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撝謙
不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
雖凡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
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岐徑
獨蹈大方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
爲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
見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宐適也世降
習偷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
均淨穢決竇於旱秋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
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哉俗善畫龍見龍而驚塗
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舛乎是山形勝洎創建
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
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
詔於無窮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希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沒在病惱猶如小

兒病患所起因傷乳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
妄人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虛妄中生堅固取佛
慈憫故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衛身
如賊徒衆衛其王主徒卒散遣賊主自孤於非义
時旋受夷滅財執滅已身見自祛又如病人標症
雖輕要當先解而諸愚痴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
顧身命以是思惟貪貨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俄失
顛倒迷謬互爲重輕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
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善巧籌計多出貲寶散滿
聚落而此賈人非爲唐棄愈散愈饒智者亦然自
念身命終當隕謝其未謝間衣飾飲噉所需至少
縱愈豪富珠鬘寶衣金玉圍繞然於血肉堅軟異
倫寧有非類而相媚悅諦思情妄在兩眼眸而此
眸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貲寶何益身
命殂謝慳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子亡母耗
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貲寶深有功德是爲舟
航濟渡險難是爲刀劔護諸國土而愚無識操舟
失度以自屠溺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强健時造

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爲佛在
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
德迴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清苑下邑安肅
之墟有石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
達之寺歲久漉漫風雨所摧有大檀越姓某名某
現富貴身修清淨業常以資財廣作佛事化其圯
敗爲帝釋宮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爲作頌曰稽首
不動尊無去來住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
慈憫衆生故示往來相衆生識迷倒以動爲身心

於有情無情故作法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
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垂角我聞維衛佛與迦葉
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梗倫水不任浮石汎海
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石像來自雄武鄉飛
空若棗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性空水冷火炎熱
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身中風水二輪
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冥無覺木石何
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金色八十
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善說動

學齋集 卷之八
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口宣
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住
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凡釋子荷包求道者必至焉精藍
鉅剎徧都城內外四事之奉甲天下以主四方來
遊者宐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媮衣食長
子孫以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槌聲
鼓龍象角立爲楸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

莖虀粒米大作佛事片語揚播聞者皆曰某家子
孫固在雲耳高曾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迨其衰也
以京都繁庶塔廟崇廣檀施供養之饒而衲子至
無居食以謀道況其他乎古嗣法今世貲夫非均
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衰之實絕也吾聞京師棲
衆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佛者徧融大師所居也
於茲有慈慧剎而成之者曰愚菴法師法師蜀之
某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於某山某師慧業
該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金幣如干不受

曰吾以奉塵刹衆生上報十方佛其何敢私已衆
爲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有片瓦覆
頂者當以奉塵刹衆生上供十方僧不待囊鉢不
畜徒子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鬯自 至尊
上洎 慈聖皇太后下迨貴璫外訖於朝士賜賚
供獻不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旣拓寶構俄涌終
始八年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湍椶林所宐有者靡
不具備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皈
禮清衆棲集誦習以華嚴法華止游錫以旦過瞻

病送亡以延壽咸摹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
院之在黃村者楹八十有奇蔬粟之地畦三千有
二百畝五百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
足安居靜慮聞法思修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飭
疾患孤露旅泊之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戢蕉其
中顧若客寄然於戲斯可謂爲法忘已者已大雄
氏之道吾無能名蓋所云至人無已而已萬物與
儒者大公之旨庶幾近似而世廼言釋氏道私夫
與物爲已者命之曰公且無當而私云乎哉常住

之律體局用徧其宏則十方四衆爲一室而其纖也鍼芥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私卽世教空不逮是也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長子孫於是而施者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毀之報私也以爭物理固爾茲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道之教集衆信羣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世主妙嚴爲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願之海沙界有壞是固巋然而存矣捐資經始者中貴人王君効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張君惠張君安莫君朝凡如千人買田圃之需出資都督某許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宮庶公安袁伯修某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菴法師爲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禮部尚書李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福菴者余友左侍御某塔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新井者平倩也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電至疾雷至變也而人能狀之水之窪凸火之光

歛善繪者至以擅名皆相也天下之必不可畫者
惟天惟風然林樹之梢偃波濤之飛立特寫其摧
靡澎湃之態而風狀得矣星躔日道羅絡經緯明
之以雲霞晦之以雰霧而天象具矣然則天與風
亦未嘗不可繪也如來三十二相卽爲非相志公
一面而現觀音十二面見者如狀風擬者如圖天
況紙墨所能摹逸哉然非相一相而三十二而八
十種好萬毛孔光明非面正面而十有二面千手
千眼而八萬四千樂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

如草樹之一葉一縷如星之一躔一次非天非風
而天風宛然范金刻木土塑紙描一一相好一一
莊嚴皆非相皆正面皆眞佛眞祖也嗚呼像教陵
夷古宿道場草深一丈經遊者欲瞻仰遺像而不
可得僧徒惰窳恬不知怪久矣鶴林寺僧平震者
乃能具此一大因緣精繪善裝歷世前後歷土東
西諸聖比肩如語如笑又懼其久而莫守也謁予
言以永之豈非奇特最勝事乎像本出嘉興楞嚴
寺哀而聚之者爲達觀禪師今繪者某施貲者某

爲軸若干諸佛無相諸祖無相繪者無相施者無相作是因緣者無相記者亦無相

修長春觀碑記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眉首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胷濁虛閭而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道宇曩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館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

身林塚巖竇以自蔽翳而赴者如聲奔谷千楹百堵應畧而辨其盛也至此於清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勝憤也著爲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絕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燎熄流涸二三瑜伽雛師符籙尪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頽暗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韓子之論抑

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惡毀好予
僧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審術講
道正已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濟令
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而
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大平興國而降名
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創景福殿
奉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
黃冠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
雖割削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卽觀
爲署每十歲有司大鳩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
又置局焉迨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
形家言將撤觀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
而簷桷寢剝殿廡多毀積久不飭殆與撤等豫章
羅侯尹會稽百墜畢興祠祀咸忘顧而咨嗟命道
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
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施前臨莊馗萬目瞻仰蓬
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者謠於是知樂
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捐之無而攘之

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暴豈待論哉繼今日
其尚師侯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頽圯諸黃冠師
亦慎守厥境壤勿妄以旁餘屬人苟有挾韓子之
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宮有司所以備位
署授民數而郡所爲冠冕眉目者也姑更求真爲
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平播州碑記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睽夔濮落烏
蠻白夷荒忽么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繆馭咸
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
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
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
包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宐今苟
便民俗而已至今 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醲
鬯仁風旣宣義殺時舉遂廼誅夏戡倭抗強獷植
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囂
湮滅彝紀禍芽帷牆以條以蔓天杯姻黨遂延昨
黎七姓五司逢其蠱螫咸仰天捨地而呼曰吾君

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 天子曰嗟播人予予予
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竟厥理用
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 天子曰豈
不或悛命大臣遙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
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宜 上指禡爵赦死春夏煦
養父教母嫗惡桀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
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
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蟻蝨 上不忍爪甲數置之
覆用噉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
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
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劔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
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
咸聽於李公巳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
士惟戈剗糲饟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竿萬
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
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薜梗偏隆煽引九
股恫喝躡輓圖以怵將吏就懷拊公因命之文告
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

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
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竝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
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縱破楠
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
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
棲賊圍上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
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
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
圍下公命按察使惲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訃至公

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郛
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北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
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
市夫播人竄伏秦莽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日
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則割春碎束身淫威霆
鬼其僞不敢選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容壤一旦
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徠梯虺穴虎豹憑阻
者皆剗削嶒嶮廓爲道周茫施羅甸谿峒君長震
疊懲艾益祇罔怠 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

乎遠空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
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
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聖齡舊史官於
職宐有紀述遂系之詞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
興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
於王稱爾干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
孽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大猶弗勝
小醜詎堪纓虎冠虵搖牙噴毒笑刃嘖鋒刑人以

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拳拮
就訊爲我繫囚旣縱而西鶻隼去鞞白石弄兵射
天嗥主大吏執言請張其語糾聚姦慝公相謹囂
糜肉播人用以豢苗獫捷其梯兔狡其窟再抗黔
師兇窮罪訖邊人告訥 帝用憐憐簡命虎臣亂
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
方師未集綦城宵壞公徂以詞俾疑罔害哀兵輓
穀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屹屹王師有來
自東盧濮鬣微竝以兵從師旣會止神謀電發八

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
若旱始雷拜蹠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斫以
斧重關嗟嗟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躓殷伐
鬼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釐維播在管
波池潦洿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鱣鼈以飽威
淫今有四肢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襁褓
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
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逖矣西人我公自
瞻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隍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划船港厥浸
尤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竈諸山之溪流皆
委焉二道注射渦漩澎湃湍悍難渡其渡者衢婺
諸全及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
霖潦風雨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岸故有英濟
侯廟涉者畏而病焉必禱以其嶮阻阨危鞅綰津
要工鉅費繁梁之爲亟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
章羅公來合茲邑煩蠲墜興色指事集神行物靡

臨流惻嗟從者扞赴以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僞工
於河涘再歲工畢跨水數百丈灑水十有八道樹
石爲兩棹楔表諸塗北滋墾水神廟爲觀音菴菴
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屬諸城焉凡市石傭力
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捐月俸三十兩餘出
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寺少卿商公某
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者民鈕茂任瀚菴
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施諸浮圖
景鑣旣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歌舞相屬太

史氏聖齡聞而采之爲銘銘曰

越國于澤厥阻在山言言崇墉峙其兩間澤流浩
瀾山流蕩撼傾高助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舟
馬楫如提千金載一棗葉陽侯甘人酒血滲牙盲
風怒波汨齋紛孥旋入重淵不可蹈些行惻道謀
仁人是嗟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冰足春歷有年
所靡枯不濡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飈颺羽乃節
泮宮乃營京坻秩祀是嚴弗塗是治匹夫煩寃曰
已溺之圖厥萬安易此一危表立蚪移鞭驅石走

雌蜺半舒青龍欲吼扶楯天行盤根地厚席過輿
徒宵趨稭耆在管州使旌賢造廬梁水于門橋名
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厥壤維均惠濟則殊宐
系公官比郎官湖宐姓于公如鄭白渠又如迷人
善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胡我公之功異理同
符嘉名渡東亶其然乎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
涖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

往往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歛張戎機譏姦
調食兀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
爲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塌都督
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
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於是王師出援
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
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旣焚
巢遠遁天威震疊喙息不暇而鮮人怵餘燄數

永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

可弛備上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
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殃此在曷吏謹守
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四
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蝟螫手足則攻心
故治螫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口登萊金
復之時於海若鬪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
若陳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鉞夾戟而承之
賊卽至宐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軍
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並海郡

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悍今旅順
口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策宐知它
郡例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銜濟南 詔可於
是西臯王公以材壘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解宇
未備爰出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
故飭新廳事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楹六十有
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
師肩髀也遼強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
道僅縷綫虜出沒抄掠烽埃時舉有饋饌賓旅之

虞而逋卒亡人不能斂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
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 國初
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士飽
馬騰事逸而利倍鼉磯沙門半洋諸山浮溟渤而
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蓋遼疎於燕而
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強此必然之勢也遼齊
爲輔車飭屯戍治舳艫合艚會哨聲生勢長微察
精嚴姦人裹足資糧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
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鄰之日云乎哉予又

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虜土沃人饒不
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屏子之於慈親
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爲斯民保障也式
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
食而精思之固圍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
者望焉區區島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叅政張公旣奉 俞旨檄
所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某公

以新倉報成倉處五雲舖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前頰大河舸馳擔趨人力所湊官易監察而民便於出納厥地最宜土木傭力之值銀二百八十四兩零傭者食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袤石墻六十六丈費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爲捲蓬延稱焉後引一室爲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稱焉學旁兩小房銜之東西翼爲廩房皆連七楹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左方三楹曰土地祠右方者間稱焉前爲大門踞遠度遠瞰水楹者五特修廣壯麗爲官廳門之兩隅各旁引八室列肆者儼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而五雲會稽東門大道也曩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率僚屬延勾芒東郊導從無所止常止舖中舖痺陘履舄相蹈竝涯民居喧穢省憲大官弭楫無地吏民迎送參謁威儀弗恣二者皆大郡之辱浴不可改倉建而三利併焉閎其內可以萃冠蓋巍其外可以憩使舟蹠拜有度將迎有體肅官常敬民事倉云乎哉以故厥規制最鉅備仲春始僦工踰兩月而考若地

涌天管歛然就績民美輪奐不聞役作厥成最速
公猶曰後之人其或隳吾緒而忘作者之艱爲買
田若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僦錢爲修葺費是
倉也庶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永也陶子曰
官帑之誦甚矣倉者以爲藏也官未憂所藏而先
已憚於爲藏者爲藏者誦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
然贏與誦非常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
舉也有餘其力以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
人可謂真存餘矣真餘者誦不能誦非大過人之

才力烏能辦乎夫常平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
官出緡錢爲糶本至明改爲預備凡納粟賜爵與
掾史免試罪人贖辜皆委輸於倉雖不置糶本而
所積固已充羨取羨焉則一預備而可矣厥後四
方之積斂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比量分
數嚴罰隨之長吏黽勉及程猶患不逮卽一預備
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雖
豐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以漸豐
爲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糶本一

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
殫於預備而緒爲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
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旣漸以贏矣民皆
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令繼者復如侯日
滋月息是倉其庶幾哉管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
者多特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
行之而民受賜甚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信矣哉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由越北走者從西陵渡江如罌之有口由四方來
越者自鎮入郡郭如人之有咽喉鎮去邑十里醜
而爲渠蓋要害地也民稠道單直礫累積壅不時
疏河易而沮洳歲稍亢旱舟楫底帶不復通率止
於邑東門外載易而負雖十里而居然有千里之
勞東門隍池不數十武千艘鳥集舟爭步夫爭擔
漿炙之肆乘急重徼胫篋之姦伺便而發甚或攘
臂爭筮殺傷相踵居者行者俱受其敝而無所告
歲丁未大旱予友山陰王生應遴者越之義士也

偶至蕭見而心悲之謀諸鎮人戴生日新曰吾欲捐貲倡濬願孰任其和者戴生日諾王生歸而白之郡守朱公郡下之邑邑下之諸父老議有謂卽議濬當循故事責兩涯居人業其土者然濬利鎮卽不濬賣漿市糶負擔之利皆歸東門人故其業土田者畏勞市人利塞莫勸爲濬者鄉先生王公景星慨然曰渠利郡利四方商旅之出於是者夫王君何利焉今奮身倡義以先吾邑人吾黨其烏得辭廼募諸本鎮之從義而樂輸者旬日得可三百金會大方伯王公來牧兩浙舊蕭令也聞是舉悅之爲捐俸二十金仍下檄邑人勸率之辭旨諄懇蕭民故愛公檄下益用感悅故役者不扶而勉濬以十月望始月終告成堤堅瀦深行者便之陶子曰利有小而大寡而多者此舉是也西陵渠十里耳然里之十人計之萬億日計之而無窮是以三四百金當無窮之用也謂王生且礮石記之王生唯唯謝則謂王生非直爲一人記也夫方伯公之德與郡邑諸大夫之勞鄉先生之義不可泯也

方伯公統轄十有一郡之民而惓惓於舊所撫宇
叢爾之地至捐橐而惠之可謂仁矣渠數厥淤歲
數曠人數勞上無爲計者是役也微郡邑大夫縉
紳先生與二生倡和之力不及此可謂勤于民勇
于義矣書方伯公以告後之方令蕭者書郡邑大
夫鄉先生以告後之嗣功者書二生以告世之君
子有民社而息其事者

昌平州義莊記

始吾鄉人自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
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春
待者旣成前宮諭張公元休爲記其事哀越之士
壤堯陜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
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

帝京四方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
以來固亦空然若昌平 陵邑旣去 國門而通

於塞其城郭公府市廛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
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
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

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齒艸野無以
葬天沉雲冪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於昏烟枯
艸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
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骼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
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
謬夢想之真贗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
疾疢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并州故鄉之恨沒
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丘首而不可卽此亦生
者之深惻已滕君驤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
發議管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
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
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
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
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
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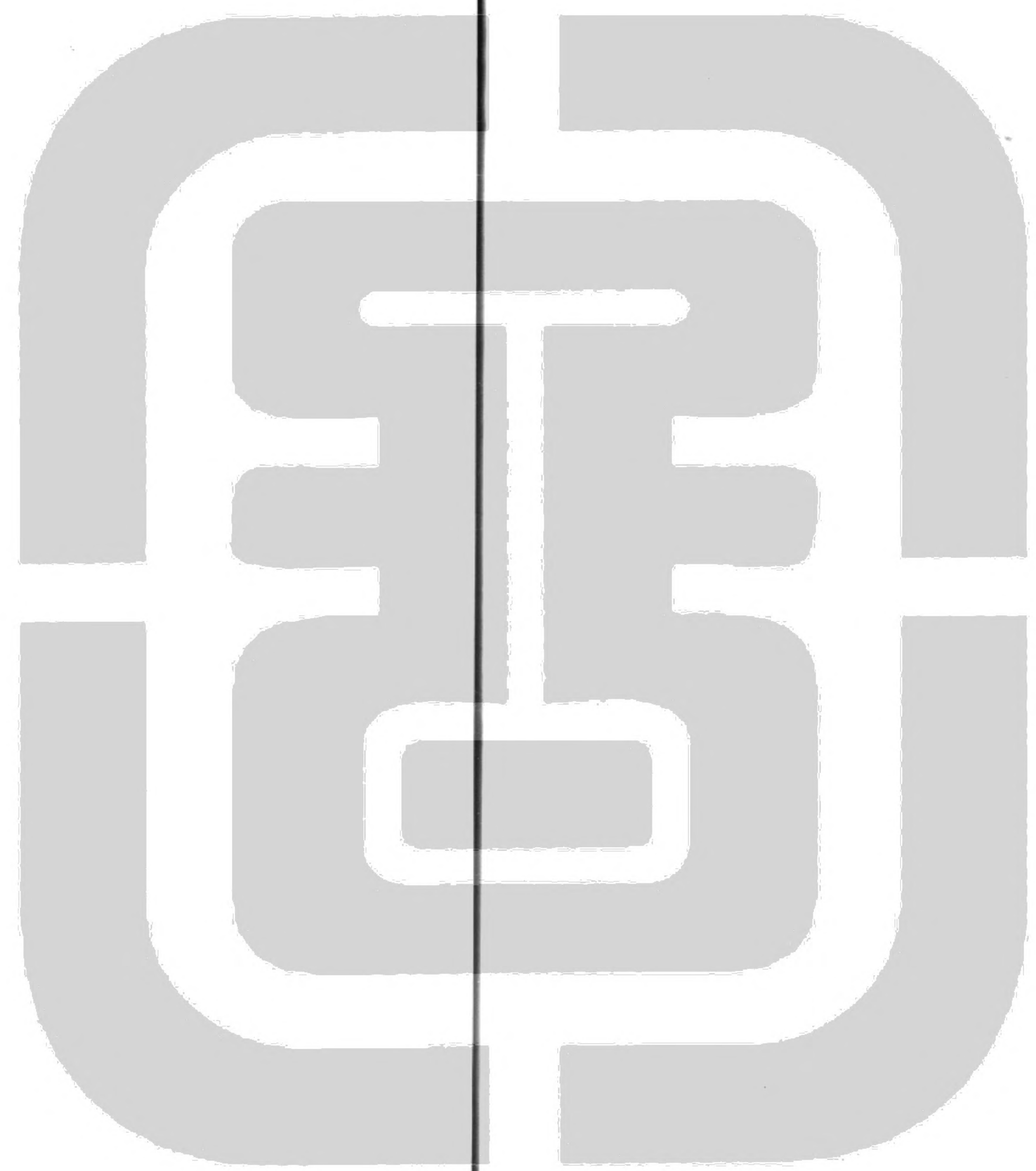
歇菴集卷之八

皇朝書目

卷之六

四

本館藏



程